

# 古漢紅顏



网络原名《乱世妾奴》

一生过后，有谁还能相信，遥远的王朝，曾见证过最缠绵缱绻的爱！  
爱过之后，他可曾后悔过，最初的，凶残！  
芥蓝◎著

# 古漢紅顏

芥蓝〇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漠红颜/王海燕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104-02803-1

I. 大…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1012号

## 大漠红颜

责任编辑 丁小倩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金一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08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803-1

定 价 24.00元

## 楔 子

大唐末年，大辽国不断派兵攻打中原地区，不久，黄河以北相继失陷，逐渐被划为大辽国版图。

明宗天成三年，我刚过十八岁，大唐皇帝便派遣父亲驻守云中，与大辽国作最后抗争。时值初夏，边关混乱，杂草丛生，处处荒芜，父亲带领全家一齐迁至边关云中，号令全城百姓一起死守城关，理所当然，娘和我，也同样战甲着身，挥剑跨马，与辽国的军士们奋力周旋。

老实说，我痛恨战场，痛恨杀戮，我也并非属于英勇飒爽的巾帼英雄，一切，只因无奈。

“温儿，瞧你，连身像样的女装都没有，父亲对不起你啊，也对不起你娘。”

父亲常常自责地盯着我，我明白，内心深处，父亲其实是渴望我能身为男儿，与他一起驰骋纵横于沙场，尽忠于唐主，以恢复昔日大唐的繁盛。

但是，这只能是父亲的梦而已，如今的大唐国已经不堪一击，内有农民起义，贵族圈地，奸臣谋反，外有西夏崛起，大辽夹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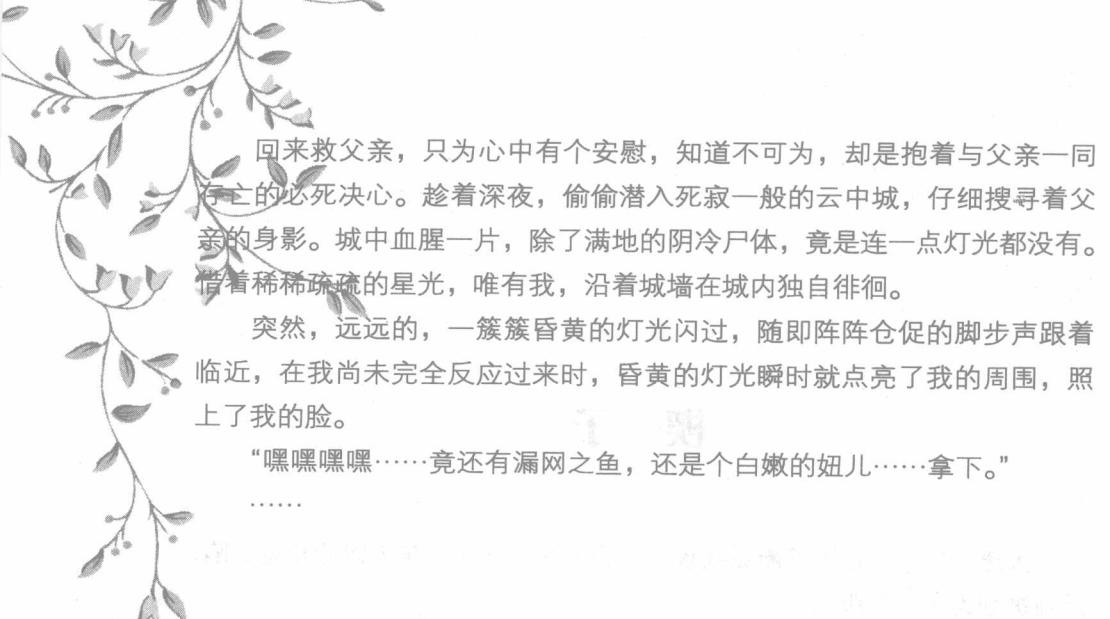
民心不再，国将不再，终究，只是个乱世！

一年之后，云中终于失守，辽国铁骑军攻破城门，顿时，城内一片狼藉，哭声响彻整片云霄，一夜之间，幸免百姓全部被俘，成了辽贼战奴。父亲带着仅剩的将士们仍在拼命撕杀，杀红了眼，泪湿了脸……

“温儿，保护你娘，还有这些女眷们，快速逃出云中，温儿，不要念着爹，爹求你，护着你娘出城吧！”浑身是血的父亲双目渴求地看着我。

怔了半晌，我终于点头，硬拖着泪流满面的娘，带着几名女眷，在父亲的护卫下，强行逃出了城，母亲一路哭着回望父亲挥舞长剑的身影，肝肠寸断，同行的女眷们都纷纷望向云中城门的方向，默默亦或压抑地流着泪。抱着娘，我向她保证：

安顿好她们，我会回来，回来救我的父亲，一定！



回来救父亲，只为心中有个安慰，知道不可为，却是抱着与父亲一同死亡的必死决心。趁着深夜，偷偷潜入死寂一般的云中城，仔细搜寻着父亲的身影。城中血腥一片，除了满地的阴冷尸体，竟是连一点灯光都没有。借着稀稀疏疏的星光，唯有我，沿着城墙在城内独自徘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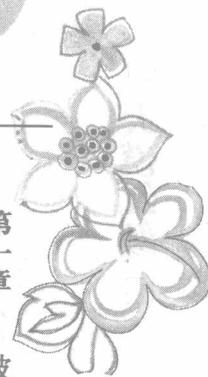
突然，远远的，一簇簇昏黄的灯光闪过，随即阵阵仓促的脚步声跟着临近，在我尚未完全反应过来时，昏黄的灯光瞬时就点亮了我的周围，照上了我的脸。

“嘿嘿嘿嘿……竟还有漏网之鱼，还是个白嫩的妞儿……拿下。”

□  
大漠红颜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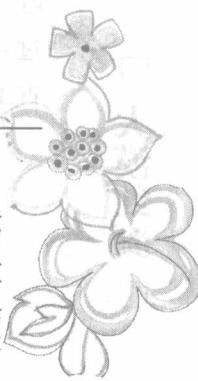
#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被俘失身	／	1
第二章	银雪狼湖	／	9
第三章	深蓝眼眸	／	17
第四章	王的侧妃	／	25
第五章	比武招亲	／	34
第六章	西行	／	45
第七章	遥远异族	／	50
第八章	再次相遇	／	57
第九章	不自量力	／	63
第十章	恐惧	／	71
第十一章	大赦天下	／	77
第十二章	进献美人	／	84
第十三章	安德殿	／	91

第十四章 激怒	101
第十五章 沙漠荒夜	108
第十六章 行宫	120
第十七章 婚约	131
第十八章 聘礼	138
第十九章 抢婚	144
第二十章 大漠围困	148
第二十一章 大婚	162
第二十二章 意外深情	170
第二十三章 最终的坟墓	178
第二十四章 萧温	183
第二十五章 错过	192
第二十六章 重逢	201



## 第二十七章

劫数

＼

## 第二十八章

神话

＼

## 第二十九章

悲切

＼

## 第三十章

天各一方

＼

## 第三十一章

幸福

＼

## 第三十二章

皇权

＼

## 第三十三章

死寂

＼

233 223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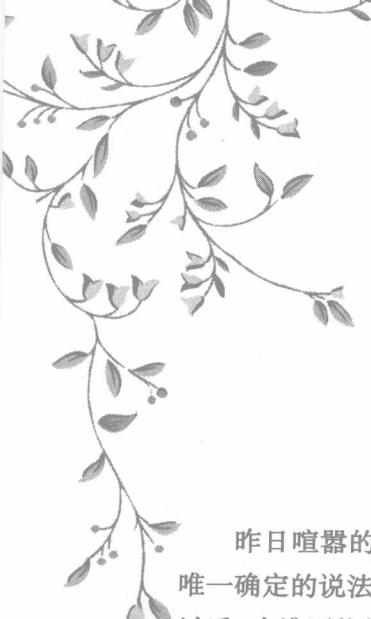
288

## 尾声

＼

278 268 258

250



昨日喧嚣的繁华，低了头也是传说，同行的人先走，后来的人猜测，唯一确定的说法，我来过……悠悠岁月漫长，红尘心事，谁人会懂，一生过后，有谁还能相信，遥远的王朝，曾见证过最缠绵缱绻的爱……千年过后，古圣河的上空啊，你可曾记得，有一位中原的女子，来过……

——芥蓝

大漠红颜

后人，怎能眼睁睁看着汉人女子们受到这些辽贼的欺辱？我清楚，我改变了她们即将面临的命运，但是，即使无能，也要争斗，能杀一个是一个，我，只求做到无憾。

“这个小姑娘们黑不拉几，太丑，就留给兵士们一起享用，嘿嘿嘿。”该死的辽贼已经到了我的左边，他一脸奸笑地指着我身边的黑瘦女孩命令道，小女孩低着头，已经吓得瑟瑟发抖。

“嘻嘻……这个还算白净，就给……啊……”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向我伸出魔爪的一刹那，我迅速从小腿腹上拔出随身携带的短剑，向着他的下腹，一剑刺下……毕竟受过父亲简单的训练，我快速的一剑刹那要去了他的狗命，最后一口气咽下之前，他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的狗命，抵不上她的一半。”我指了指刚才被他刺死的女子，冷然道。

沉默，可怕的沉默，所有人仿佛都在一瞬间失去了反应。

“姐妹们，与其受到侮辱，不如与这位姑娘一起，跟他们拼了。”半晌之后，一道高亢的女声忽然震彻云霄，我诧异地向她望去，不禁钦佩她的勇气，到底是边关女子，比起我江南水乡的柔情女子们，更多了一份男儿凛然之气。

受到了她的鼓舞，我无惧地举起短剑，再次向身边的贼子们挥舞了过去，而她，也冲出了人群，扛起原本放在地上的农具，一把向身边的士兵掀去，而另外的被俘女人们，也纷纷效仿，哭着，喊着，吼着，抓起地上的石头、铁耙、木杆，与大辽侍卫们拼起命来。

场面，一片混乱！

## (二)

混乱，只持续了几个时辰。

女人们被重新聚集在军营阵地中央，长发乱了，嘴角破了，裙衫碎了……我和那名一同领头的女子一起，被侍卫们架到了最前排，扣跪在一个将军模样的男子面前，我对那女子相视一笑，算是招呼。

“杀我铁骑军总教头，该杀！”

“报——”

突然，一个侍卫从远处跑了过来，冲到架我的侍卫们面前，随即在那名将军的耳边耳语一番。接着，就见他立即恭敬地起身，点了点头，大手一挥，就命下人将我带下。

“妹妹，保重！”她面色凝重地向我点头，预料到等待我的将是最惨绝

人寰的命运。

这是军中最深处的营帐，地上铺着乳白色的地毯，我，就是被那帮辽军的侍卫们极其粗鲁地一把推了进来，跌倒在这与军营极其不融洽的干净地毯上，帐内，只有一张宽厚的行军大床以及一张低矮木案，哦，帐布上，还挂着一柄黑色长剑。

我忐忑不安地跪坐在地上，等待未知的命运。

天色越发阴沉，眼看天渐渐变黑，心也越发不安起来，夜，容易让女人觉到恐惧。天黑透时，帐外终于有了声响，我竖起双耳，仔细倾听，外面似有马蹄撞过，不一会儿，蹄声渐止，外面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到呼吸都有些困难了。

然而，再怎么紧张，帘子还是忽然被一只大手从外面一把掀了起来，我的身体下意识地抖动了一下，双眼直愣愣地瞪着眼前突然出现的男人。

他，好强悍的一个男人！比起普通的中原汉人，他大概足足高出了一个头，头上戴着一顶金黄色的长毛绒帽，一双湖泊色的深眸仿佛时刻闪着寒光，嘴唇薄而狭长，紧紧地抿在一起，下巴瘦削却坚毅，一身金黄色的绒毛长裘，配上他修长强健的身材，近距离看着，像极了一头高贵的狼。

瞪着他的双眸，我忍不住再次瑟缩了一下。

“就是你杀了我大辽的部将？”他经过我身边时，忽然出声，语气中透露出怀疑，似是不相信我一个女人，竟然不费力气地杀了一个勇猛的大辽国男人。

我迟疑一下，接着点头回答：“是，两国交战，不应该凌辱普通百姓女子。”内心深处我有些渴望拥有不凡气质的他能与一般的辽贼有所不同。

但是，我错了，大错特错，错得可笑，我的回答，只令他寒眸一闪，嘴角随即勾起一抹冷笑。

“不该凌辱！”他似是玩味地重复着这个词，蓦地，他右手一挥，在空中划过一道危险的弧线，继续道，“既然大唐的男人保护不了你们，那就只能做我们大辽男人的女人……来人！”

我愣住，呆呆地瞪着面前这个一身寒气的男人，狼，比起凶残的狼，他的表情，看起来更为阴冷可怕啊！

两名侍卫应声进帐，跪拜在地上。

“给你们享用了，让她看看大辽国男人的优秀。”

“是！王！”

王……我再次愣住，眼前这个冷漠的男人，就是大辽国的帝王？就是

喜欢四处征战、不断欺辱我汉人的残暴辽王？就是日日攻打各国，嗜好掠夺财富与奴隶的……等不及多想，那两名侍卫已经迫不及待地欺了上来，我连连后退，愤怒地向营帐角落靠去。

“哧——”

袖口撕裂的声音，我的身体几乎已经贴上了帐布，眼前的两个男人正一脸邪笑地看着我，就仿佛看一只到嘴的肥肉，我眼角悄悄瞄向身后，那里，正挂着一柄长剑。

“哧——”

“啊——”

胸前的衣服被撕碎的一刹那，我的右手迅速摘下长剑，猛地向面前的男人刺去，随着惨烈的一声尖叫，一注鲜血立即溅起，飞溅上乳白色的地毯以及暗色营帐。

“把他拖下去。”远处的他，双手抱胸，面无表情的命令。

“是！王！”

### (三)

又是沉默！

我双手始终握住长剑，双眼死死瞪着不远处的他，以掩饰内心真正的恐惧，尤其当他勾起嘴角的时候，隐隐中，双眸含着嗜血的杀机，我断定，这个男人，是彻底的冷酷，冷酷到无情，是彻底的嗜杀，嗜杀得毫不犹豫。

“呵呵呵……不错，配得上我大辽国的男人。”他笑了，笑得鬼魅，一边笑，双脚一边向我的方向迈进。

“啪——”

就在他与我，仅有一步之遥时，我手中的长剑倏地挥出，猛地架上他的脖颈，道：“再移动一步，你的下场就和刚才的侍卫一样。”说完，才发觉，自己的声音，根本就是颤抖着的。

“你在威胁本王？”他挑眉，不屑地反问。

“那就试……啊……”

试试尚未说完，双手刚要转动长剑，企图趁他不备，突然袭击，谁知，竟被他轻易察觉，就看见他忽然转动右手，随即“砰”的一声闷响，我手中的长剑已经落到遥远的地毡上。

“本王向来厌恶被人威胁……既然不中意本王的侍卫，那么……本王如何？”

“需要本王的女侍进来帮你？”见我一动不动呆立在原地，他突然双手

击掌，不一会儿，从帐外走进两名侍女模样的年轻女孩。

“伺候她。”

“是，王！”

侍女应完，立即转身向我，我清楚她们的任务，本能地反手下意识推开她们，但却是徒然，辽国女子原本就比较强壮，加上她们两人一起使劲，只消片刻工夫，我就已经被她们紧紧钳制住。没用的，没用的，成了俘虏，注定的命运，不是他，也会换作别的男人，徒劳的反抗之后，我终于安静下来，他渐渐不耐烦的眼神告诉我，如果我再不接受现实，那么或许会受到更残酷的惩罚，被俘当日，我就想到这个结果，不是吗？能躲多久？

好累！

默默闭上双眼，任眼前的女子的粗鲁，任她们将我抬上帐内唯一的床铺。

半晌，他终于离开，起身，命人伺候沐浴，我慌忙从床上爬起，腰，腿，有些酸痛，不过无所谓了，迅速找齐有些破碎的衣裙，乱糟糟地重新披上身，眼角的余光，不经意地瞥到床上，一小撮暗红的鲜血，刺眼醒目，仿佛在嘲笑我，已经失身的现实。

穿戴完毕，我缩在墙角，而他，沐浴更衣完毕，似乎早已忘记了我的存在，径自躺回床侧，闭目就寝。

#### (四)

“起来了——起来了——死奴隶——”

隔日一早，迷迷糊糊中，我被人踢醒，睁开双眼，原来是一个大辽侍卫，正不悦地瞪着我，下意识的，我扭头看向床头，空的，看来已经出去了。

“还磨蹭，还不快出去干活。”侍卫又补了我一脚，我迅速起身，本能想还他一脚，但却因为长时间蜷缩着，这么突然一站，双腿立即一麻，若不是及时扶住帐帘，恐怕已经摔倒在地了，狠狠白了侍卫一眼后，我瘸着腿，摇摇晃晃的走出帐外。

“妹妹！”

刚走到劳作场，身后就传来一道惊喜的女声，我立即转身，原来是她，那位与我一同领头抗斗的女子，见我安然无恙，她似乎松了口气，在遥远的塞外，能遇到如此温暖的目光，我跟她一样的欣喜。

“叫我喜娘，云中城内，我见过你，你是李将军的女儿。”见四下里无人，

她拉过我，忽然压低声音说道，我大惊，她竟知道我的父亲。

“那我父亲，他，他……”

“还活着，被辽贼囚禁了，我的夫君也一样，哦，对了，我是石副将的媳妇，我的夫君一直跟随着李将军。”她的消息再次让我震惊和雀跃，父亲，竟还活着。

“喜娘，知道他们被囚禁在什么地方吗？”我急切的问。

她摇头道：“还不清楚，应该不远，待我打听清楚了，再告诉妹妹。”

“我叫李温，叫我温儿吧……谢谢你，喜娘。”

寒冷的塞外，漫天蔓延着冷气，虽然已快五月，但口里呼出的空气，仍是冰的，教场上，零零星星几个辽国侍卫在做着早锻炼，我们几个女战俘一同清理教场四周的脏物。清晨，真的是冷极了，衣服又单薄，我不断哈点热气，使劲搓着双手，努力让自己感觉暖和点。

慢跑的几个侍卫经过我们身边，其中一个忽然停了下来，停在一个年轻的女子面前，一脸不怀好意地瞅着她，女子恐惧的停下手中的活，身体也渐渐跟着发起抖来，一会儿之后，另几个侍卫们也一同停下脚步，向这边走了过来。

“嘿嘿嘿……你过来。”侍卫淫笑着向年轻女子靠了过去，他身边的同僚们也跟着嘻笑闹起哄来。

“大……大……大爷，饶……饶……”

“嘻嘻嘻……今儿个你命好，不用再做这些脏活了，过来伺候伺候大爷几个。”侍卫的言语油腔滑调的，令人一阵阵反感。

“大爷……爷……饶命……饶命啊……”女子已经吓得脸色煞白，“咚”的一声跪在地上，乞求他们放过自己，只可惜那帮禽兽根本不曾当我们汉人俘虏是人。女子的恐惧反而刺激了他们征服戏弄的快感。

“来吧，好好伺候爷们几个。”

“哧——”

好熟悉的衣衫被撕碎的声音，女子吓得立刻尖叫起来，使劲挣扎着，眼看着一身的衣裙转眼被撕成碎片，那些可恶的辽贼们将她团团围住，万分享受着女人的恐惧与惊叫。

“呜……求你们，求你们放过我吧！”徒劳的挣扎之后，女子终于痛哭出声，声音凄惨而悲凉，紧紧揪住不远处我的心，我帮不了她，真的帮不了，可是，看着她逐渐变得一丝不挂，看着肮脏的男人逐渐扑上她的身……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

“你们这些畜生！”

再也容不得多想，就在那为首的男人趴上她身的那一刹那，我抡起手中的铁锹，猛地向他的后脑勺砸了过去……血……血顺着他的后脑一直流到他的后背，流到了地上，他只来得及闷哼一声，便永远停止了呼吸。

我又杀了一个！

既然开了头，就没理由突然停止，趁他们尚未完全反应过来，我再次抡起铁锹，向另外一个侍卫一把挥去，挥去……挥红了眼，挥乱了发，一瞬间，整个人仿佛都失去了意识，只是一个劲地猛烈挥舞着手中的铁锹，见到大辽的男人就毫不犹豫地挥砍下去。

我，积累了太久的阴郁，需要彻底的发泄。

### (五)

我没指望能继续苟活！

再次被辽国的侍卫们五花大绑着架到听说是副帅的营帐内，我就认命地等待我的死逝。不过有些可笑，这些男人，有必要如此大绑着我这个汉人女子？哦，想想也是，双手举着铁锹，狂乱挥舞的时候，我的模样定是嗜血非常，到底是大唐赫赫有名的李将军的女儿，大概骨子里，就有着父亲的血性。

“堂堂大辽国铁骑兵的侍卫，竟被一个小小的中原女奴打死？”营帐内的副帅问话时，一脸的漠然。

“堂堂大辽国的铁骑兵，不仅骄奢纵淫，而且纪律松弛，这样的军队再勇猛，也是一时，今日也只不过被一个小小的中原女子打死。”我冷哼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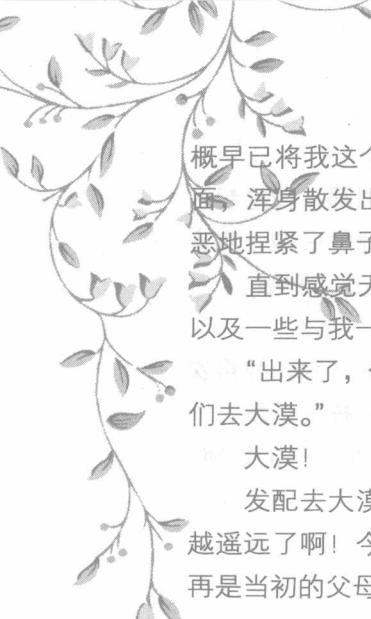
“是吗？”他随意瞥了我一眼，眼神中似乎带了一种天生对女人的不屑，也或者是对汉人女子的不屑，随即他向手下挥挥手，继续漠然道，“只是一个女奴而已，随意找个地方杀了。”

“可是……副帅……”侍卫为难地开口，“她昨夜伺候过……王！”

“哦？”他看起来微微有些惊讶，眉头紧紧皱了起来，说实话，契丹男子多高挺，脸部线条也比汉人男子更为突出周正，双眼多狭长且深邃。

“那就暂且收押大牢。”他再次不耐地挥手，侍卫领命，立即拖我走出副帅营帐。

被扣押在辽军大牢，似乎是件好事，至少，不用再继续受到女奴该有的凌辱，每日吃着看守送的稀粥烂叶，时日匆匆竟也不发觉，外面的人大



概早已将我这个小小的俘虏给忘记了，每日吃完就蹲在大牢角落，蓬头垢面，浑身散发出难闻至极的恶臭，连送饭的看守每路过笼牢，都忍不住嫌恶地捏紧了鼻子。

直到感觉天气越发热了，即使坐着一动不动，浑身也是汗流不止，我以及一些与我一同长久被关押在大牢里的囚犯们才终于又被人记起。

“出来了，你们这些猪猡，他妈的，熏死人了，上头来了命令，发配你们去大漠。”

大漠！

发配去大漠，那么，意味着我离中原，离我的家乡，离我的父母越来越遥远了啊！今生，还有机会再见了吗？而且如今的我，也已经失身，不再是当初的父母掌心里的娇贵小姐，他们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吗？

□  
大漠红颜  
□

出了昏暗的牢笼，我才知道，原来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被囚禁了一个多月，转眼，已是夏季，大漠里的夏天完全不同于我们中原，大漠里的清晨和夜晚，气候说不出的凉爽，入睡时甚至需要盖上厚厚的棉被，然而到了中午，打太阳升起时，漫天的黄沙立即变得滚烫，连偶尔刮起的风都是热的，炎炎的烈日时刻炙烤着大地……我们，就在这被烈日焦烤的黄沙中，劳作。

大辽国的王，命我们这些奴隶——他从四处各国俘虏来的奴隶们，在漫天黄沙中，盖一座奢丽行宫。据说他的残暴无情、冷酷嗜血，连当今的太后也奈何不得。

我常常在行宫中游逛，一来是想看看这辽王的行宫到底怎么样，二来是想看看这大漠中的绿洲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常常在行宫中游逛，一来是想看看这辽王的行宫到底怎么样，二来是想看看这大漠中的绿洲到底是什么样子。

## 第二章 银雪狼湖

### (一)

大漠中有绿洲。

这是我偶然间发现的，离行宫奴隶们住的营寨不远处，有一片天然绿洲，绿洲中央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湖，湖水四周种满了高大的树，郁郁葱葱的，树下是高高矮矮的黑黄色石头，一块连接着一块，围满了整片湖。

这么美的湖，只是夜深人静时，我才敢一个人偷偷摸摸过来享受，独自待到隔日清晨繁星即将沉落的时刻，才匆匆忙忙跑回营寨，与千千万万个奴隶们一道，继续辛劳修建大辽王的行宫。

唉！

躺在大石上，我忍不住叹了口气，逃跑是万万不可行的，这大漠之中，别说一不小心就迷失了方向，即使迷失不了方向，也终会因为缺水缺食物或因烈日爆晒而死，总之，一个人，甭想生存。

“嗷——嗷——”

正胡思乱想间，不远处的树丛里忽然传出一阵奇怪的低呼声，一开始以为只是风声，待仔细倾听到时，才猛然觉得不妙，这种有一声没一声的嗷叫，分明就是，就是……狼嚎啊！

我倏地从大石上坐起，整个身体也蓦地绷直，不错，是狼嚎没错，不过，声音有些微弱，而且似乎还很痛苦，我缓缓站起身，寻着声音，渐渐走了过去。

哦——

的确，的确是狼没错，只是，好小的一只狼啊！看样子应该是刚出生不久吧！一身纯白色的短毛，楚楚可怜的双眼，此刻正可怜兮兮地蜷缩在一块方石底下，呃，细细的小腿肚上隐隐还有些血迹，怪不得叫得凄惨，原来是受伤了。

